



紅石山

楊朔著
新華書店發行

9

紅石山

楊朔著

新華書店發行

紅石山

著者 楊

朔

出版者

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一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0150

1949年9月 1—8000(滬)

目次

帽子	二
一 屠車	二
二 「紅」	五
三 坑道里	八
四 坑道里之二	二
五 翻身餅	一八
六 亡命的人	二〇
七 「一上山，命就不是你的了！」	二五
八 長夜漫漫何時旦？	二七
九 死亡線上	三二
十 階級的愛	三七

十一	茫茫的夜路·····	四一
十二	春天來了·····	四五
十三	黑人·····	四八
十四	你們看我行，就寫上我吧·····	五三
十五	霹靂閃電的黑間（一）·····	五五
十六	霹靂閃電的黑間（二）·····	五九
十七	霹靂閃電的黑間（三）·····	六一
十八	地下軍·····	六四
十九	火山·····	七二
二十	勇敢，勇敢，再勇敢！·····	七六
廿一	穆山倒海的人民·····	七八
廿二	勝利的果實·····	八六
幾句贅話·····		九三
又記·····		九四

帽 子

察哈爾龍關西南二十里有座高山，原名黃泉嶺，俗話訛做黃草樑。山頭是古時的戰爭要塞鎖陽關。察哈爾南部一帶的人民，一提起鎖陽關，就會津津有味地講着樊梨花等人的故事。關底湧出一條黑沙河，向西流過一帶黃土小平原，一直流入宣化的洋河。黑沙河的南北兩岸全是拔海八百到一千米的高山，山頭一起一伏的，像是浪頭。先前這些山荒涼透了，密密叢叢的盡是一人多高的荊條，難得見到人烟。春三月間，遍山熱鬧開地開着野芍藥，野薔薇，紫丁香。……一到秋風落葉的季節，霜雪來的早，深山里只有風吼，狼嗥，連砍柴放羊的人也不見了。

民國元年，龍關當地的農民忽然在山上尋到一種寶貝。乍看來是些紅石頭，拿到手里，碰到衣裳上，可就染得赤紅，洗都洗不淨。於是動手挖掘這些紅石頭，做成顏料，販到市上去賣。民國三年，一個瑞典人在北平市上看見了說：『這是鐵呀！』從此，龍烟鐵礦的寶藏才被發現。首先由段祺瑞經營開採，經過二

十多年的變遷，七七事變後落到日寇手里，紅石山一時熱鬧起來。

這座山坐落在黑沙河的南岸，從地質上說，是由太古代，原生代和第四紀層所組成。礦床躺在原生代的岩石中間，有葡萄狀，魚卵狀等礦層，質量強，產量更富。一條鐵路支線從宣化直修到山半腰。山上更修起變電所，風機房，馬機道，電車道，高線架子，水泵房等電氣裝備。火車整天轟隆轟隆地開走，又轟隆轟隆地開來。開走的裝滿『紅』（礦石），開來的裝滿工人。這不是人，簡直是一羣一羣要宰的牲口，火車也就像裝滿牲口的屠車，送到屠宰場來。

現在，又有一列屠車開上山了。……

一 屠 車

正是民國三十年十月的一天，夜來落過頭一場霜，滿山的野草打得垂頭喪氣的，驟然老了。傍晚，霜一化，地面冒着熱騰騰的濕氣。從宣化開來的火車到了紅石山腳時，車頭掉到後尾，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氣，慢慢地推着車爬上山來。趕

到停在半山腰，滿壽山頂正拉着歇晌工的汽笛。

車上走下個四十來歲的人，頭戴青禮帽，身上穿着件古銅色線春小棉襖，敞着前胸。這人叫杜老五，是日本大工頭清水的心腹，性子挺陰。他長着一張驢臉，眉毛挺淡，眼角搭拉着，從來不正眼看人，只從眼角睨來睨去。笑的時候一裂嘴，皮笑肉不笑，露出常門的兩顆大金牙。清水坐在北平，從來不上山，組里大權都操在組長杜老五手里。在礦山上，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組，每組都有自己的工頭，到處設法騙取工人上山，由組長向礦方包活做，從中剝削工人的勞力和工資。這回是杜老五從山下招工剛回來。

他走到一輛鐵閘子車前，打開鎖，噹噹地推開車門，里面冒出一股薰人的屎尿氣味。車里塞滿了人，每人前襟上都掛着個黃布條，寫着龍烟鐵礦多少多少號。遇到暑天，車里悶熱，鎖的又嚴，曾經有一次，一車人全在半路上活活斃死。現在天涼了，不過悶的個個人也是半死不活的。

杜老五朝着車里催道：『下車吧，別等人請了！』

車里就爬出許多人，乍一見亮，眼睛都刺得睜不開。當中有個老頭，快五十

了，高眉稜骨，方嘴巴子，走路搖搖晃晃的，精神挺壞。旁邊一個二十幾歲的高大漢子攙着他的手，又回頭關照後邊一個婦女說：『大嬸，慶兒兄弟下來沒有？』

老頭叫董長興，順德府人，家里原有八九畝破地，頭年鬧旱災，收成不夠吃的，託人從一家財主借了一斗糧，秋天要還五斗。不想越渴越吃鹽，今年偏巧又鬧蝗災，粒米未收，還不起債，地都被地主頂了張奪去，自己也變成了財主的僱工。攙着他的那人叫殷冬水，低腦門子，大嘴，胳膊有碗口粗，自少孤人一個，給那家財主抗長活。看着董長興的事，殷冬水氣的罵道：『我替他奶奶，他的心叫狼吃了，怎麼幹出這樣沒人味的事！』董長興怕惹事，憂愁總悶在肚子里，理着頭不響，頭髮可一下子白了許多。

有一天，兩人正在地里替財主割馬草，忽然被幾個僞軍綁進順德城，後來才知道是地主從他們身上拿到一百元安家費，把兩人賣給紅石山下來招工的杜老五。董長興的老婆得到信，帶着孩子慶兒找到城里去，拉着丈夫的衣裳只是哭。杜老五端量着慶兒，見他也有十四五歲，滾圓的頭，臉腮像火一樣紅，兩眼一

睜一睜的，長眼毛掛下來，好像簾子，心里想道：『這小子倒壯，弄上山也可以下坑道。』就假意說：『別哭了。我這個人就是心軟，叫你哭的我也不好受。也罷，你們娘倆也跟着上山去吧，好賴有你們吃的。』

慶兒娘感激得說不出話，當場給杜老五磕了個頭。在路上，他們被鎖在悶子車里，一天發兩個黑饅頭，連塞嗓子眼也不够，又餓又渴，好容易熬過命來，總算到了礦山，滿心希望前面會有什麼好命運等着他們。但是他們却被吞進虎口里了。

二 『紅』

一上礦山，最刺眼的是紅色。山嶺，道路，房屋，礦工的手臉衣服，甚至於天上飛的山鳥，地上長的野草，沒一處不被礦石染得紅嬌嬌的，所以工人們都叫礦石是『紅』。礦區共分三部。中部以滿壽山爲主，日本的管理機構都設在這，就中勞務科最惹人恨。配給工人食糧，發給工人工資，都由勞務科管，工頭組長

就和日本人勾結一氣，千方百計剝工人的皮，恨得大家叫勞務科是『老虎科』。西部全是坑道。翻過東山梁，朝東部沙子地一望，却是一片華麗精巧的洋房。山上的日本人全住在這，過着幽雅的生活。爲了保護這些騙子，這里駐紮着礦山自衛隊，還在一座大疙瘩上修造一座營房，廣島小隊長帶着六七十『皇軍』鎮守全山。工人區散在各地山窪里，低矮的小屋，又髒又臭。杜老五的清水組住在滿壽山緊下邊，因爲山上人太厚，只佔了一間大工房，對面兩鋪大炕，能擠六十多人。組里有百十來口子，睡不下，杜老五心眼靈，把工人分成晝夜兩班做活，這一班來，那一班去，都在這間房子里倒騰着住。房子的屋頂牆壁被烟薰得黝黑，窗上糊着發黃的舊報紙，報紙破的地方，又擋上破草簾子，白天房里也暗的辨不清顏色。董長興帶着家族，單在旁邊找了間小土窩，又黑又矮，進屋直不起腰，像個狗窩。下礦做活，杜老五從來不去，全由班長賈二旦領頭。

這人瘦的像個猴子，馬蜂腰，窪口眼，戴着頂柳條帽斗，隨手不離一根小鋸頭，一走一搖。他也真能尅扣工人。每逢開支，欺負工人不識字，又扣伙食，又刨給工頭組長班長等的扣頭，算盤珠一扒拉，剩的錢也就沒幾個了，有時還說你

虧錢，逼着你賠。開支時還常發大烟，坐價特別便宜，日本人故意縱容着工人抽。不過賈二旦也有點顧忌，就是不大敢惹一個叫胡金海的人。

董長興新來那天，正在小窩里忙着掃炕，撮土，胡金海拿着領破草簾子走進來，怪視覷地笑道：『天冷了，門上得有個擋風的東西。你們新來乍到，東西不湊手，先將就着這個用吧。』就動手幫董長興望門上掛簾子。

董長興連聲道謝，不覺仔細打量了胡金海幾眼，只見他的四方臉上盡管抹的紅一塊，黑一塊，竟是個俊人物：中流身材，寬肩膀，大眼睛，兩條眉毛又長又黑，像是蝴蝶鬚。董長興一生吃虧太多，不想沾旁人的光，也怕受人的害，見了人總是平平和平的，不遠不近。於今這個壯小伙子初次見面，人生面不熟的，可叫他歡喜。從此他便常常接近胡金海，見他做事利落，爲人又有血性，只可惜落到礦山上當苦力，有一次忍不住問道：『你有能耐，又是有家有業的，怎麼來受這個罪？』

胡金海道：『我有什麼家，還不是跟你一樣？』

原來他本是河北饒陽人，有一年漳沱河鬧大水，他爹拉着他和姐姐流落到龍

關。爹死了，姐姐嫁給一個叫王世武的木匠，他也就靠着姐姐住在紅石山西南二十來里的大壩口村。別看他外表羞搭搭的，秉性可強，從少受不得一點閒氣。他給人放羊，做零活，主人家罵他一句，打他一巴掌，就賭氣跑回去，惹得姐姐哭道：『咱爹就留下你這條根子，你怎麼學的像個槐樹蟲，一走一個羅鍋，就不肯邁個正經步！』

可是胡金海越長越擰。十七歲上，日本人在紅石山鬧鐵，他上了礦山。從這組跳到那組，那組跳到這組，最後落到杜老五手里。不過他也學乖了，明知道杜老五的心胸活像蜘蛛網，密密層層的，專想害人，可是離開他，又能往那去呢？走遍天下，還不是得受氣。於是忍口氣想道：『算了，別由着意鬧吧！』他吃的苦頭最多，也最能體會旁人的苦楚，這種同情心把他和董長興緊緊地連在一起。

三 坑道里

天變了臉，紛紛揚揚下了一夜雪。趕天明，北山後猛然起了風，一翻過山

頭，就像百萬大軍，呼嘯着撕殺過來，吹得半空的大雪片子飄飄橫飛，漫山的積雪也捲起來，上天下地，白茫茫的混沌一片。

這樣壞天氣，工人們誰願上班。無奈『老虎科』的汽笛一早緊響，賈二且尖着嗓子叫道：『下點雪算什麼？你們也不是金枝玉葉，變的這樣嬌！誰不去就罰他一天工錢！』

工人的衣裳都是又破又爛，有個抽大烟的工人身上連一絲棉絮都沒有，光披着破麻包，腿上包着洋灰袋子。大家只好披上爛棉被，拿條草繩攔腰綁住，權且擋擋風寒。

他們頂着風雪，抖抖索索走到活地，點起黃銅小瓦斯燈，鑽進洞子，渾身的肉好像叫風撕得稀爛。大毛驢突然從黑影里閃出來。這是探礦事務所日本人冷野的外號，因他性子惡，動不動踢人。他的身後老像尾巴似的跟着兩條狗：一條是叫『富士』的狼狗；另一條是他的中國助手『爛剝皮』。

大毛驢舉起左腕，就着燈光看了看錶，嗚嚕嗚嚕地叫道：『怎麼的這樣晚！怎麼的這樣晚！』一邊不顧死活地亂踢一陣，攆着工人快走。

坑道里又潮又冷，『頂紅』上掛着一球一球的冰，溜光滾圓。每隔十來步便掛着盞電燈，散出些黃光，照着一片飛揚的紅末子，像是紅霧。來來往往的人看來都像黑紙鈹的影子，扁扁的，變了原形。五顏六色更分不清，樣樣東西只顯得說紅不紅，說黑不黑，說黃不黃。

正是用風鑽朝礦層打眼的時候，到處只聽見風鑽突突地吼叫，把人都震聾了。

賈二旦帶着工人來到一座『拂面』前（順着礦層向上打紅的槽），上邊掛着盞小電燈，暗暗的，照見『拂面』的斜坡上放着一張鐵板做流子，許多『紅』堆在那，還沒運走。他提着瓦斯燈，拄着小鋤頭，先爬到高頭，掛起燈來，左手托着紅頂，右手拿小鋤頭東敲敲，西敲敲，側着耳朵聽了一陣，聽起來頂還結實，不至於塌，便招了招手，殷冬水就抱着個龍蝦似的二尺來長的風鑽，跟着胡金海爬上去。

打眼經常得三個人。胡金海眼精手快，殷冬水又有股蠻勁，兩個人一盤鑽，也就綽綽有餘。正在他們打眼的當兒，董長興跟慶兒等人都在裝車運紅。他們把

『紅』從『拂面』的鐵板上扒拉下來，撮進骨碌馬（礦車），一輛一輛順着軌道推出去。骨碌馬冰的可怕，一沾手，像咬似的痛，大家就用肩膀推。董長與和那個抽大烟的工人合推一輛，鐵骨輪碾得軌道轟隆隆降響，震得耳朵嗡嗡的，好像灌滿水。

快到洞口，董長與一眼望見爛剝皮站在一堆柴火前。他知道這傢伙慣會豆腐里挑骨頭，詐財騙錢，怕他找碴，就連忙肘了他的同伴一下，推着車跑起來。

爛剝皮早在後面喝道：『慌什麼？又沒有鬼追命！』三步兩步搶過來，緊睨着左眼，拍着車沿罵道：『操你個奶奶，你們這是來騙誰，車裝的滿都不滿！』董長與明知他要詐財，可是腰裏掏不出錢。爛剝皮更火了，用手翻了翻『紅』，叫的更兇：『裝不滿也罷，怎麼還有石頭？非扣你們的車數不可！』

那個抽大烟的工人僵在洞口，風攪着雪，一陣一陣白旋風繞着他打轉。他肚里無食，身上無衣，又有口癮，早凍的受不了了，渾身直打冷顫。爛剝皮對準他的腿腕子就是一腳，惡狠狠地罵道：『滾你媽的蛋，別在這裝蒜！』

那人哼了一聲，一頭栽倒，只是哆嗦。爛剝皮還不肯放鬆，對着他的頭又鏗

鏗地跺了幾腳，一面罵道：『好雜種操的，再叫你裝死！我看你的腦殼硬不硬，硬就得幹活！』

那人蹬了蹬腿，不動了。董長興上去摸摸他的胸口，吃驚地道：『唉，他凍死啦！』

爛剝皮先還不信，用手試了試死人的嘴，也有點慌，隨後歛住神色喝道：『死就死了吧！反正有的是中國人，死一個半個不算什麼！』就把死人橫拖豎拉到洞外的溝沿上，拿腳一踹，死屍順着山坡骨碌骨碌滾到溝底去。風雪正緊，轉眼把死屍埋在大雪里了。

四 坑道里之二

『拂面』上正在打眼。一開手，胡金海顯得並不精明。他把風鑽上的風簷對着礦層平打，有意無意一歪扭，風簷喀嚓地斷成兩截。

大毛驢爬上來，皺皺着眉頭，嗚嚕嗚嚕叫了一陣，隨後端量端量石頭罐，摸